

中庸註釋摘抄

2020 年 4 月 5 日

中庸正文

第一章

- 中者，不偏不倚，無過不及之名。庸，平常也。

程子曰：「不偏之謂中，不易之謂庸。中者，天下之正道；庸者，天下之定理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，子思恐其久而差也，故筆之於書，以授孟子。其書始言一理，中散為萬事，末復合為一理，放之則彌六合，卷之則退藏於密，其味無窮，皆實學也。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，則終身用之，有不能盡者矣。

- 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，脩道之謂教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

命，猶令也。性，即理也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，氣以成形，而理亦賦焉，猶命令也。於是人物之生，因各得其所賦之理，以為健順五常之德，所謂性也。率，循也。道，猶路也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，則其日用事物之間，莫不各有當行之路，是則所謂道也。脩，品節之也。性道雖同，而氣稟或異，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，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，以為法於天下，則謂之教，若禮、樂、刑、政之屬是也。蓋人之所以為人，道之所以為道，聖人之所以為教，原其所自，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。學者知之，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。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，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。

道也者，不可須臾離也，可離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懼乎其所不聞。

離，去聲。者，日用事物當行之理，皆性之德而具於心，無物不有，無時不然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。若其可離，則為外物而非道矣。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，雖不見聞，亦不敢忽，所以存天理之本然，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。

● 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，故君子慎其獨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見，音現。隱，暗處也。微，細事也。獨者，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。言幽暗之中，細微之事，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，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，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。是以君子既常戒懼，而於此尤加謹焉，所以遏人欲於將萌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，以至離道之遠也。

● 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；發而皆中節，謂之和。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；和也者，天下之達道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樂，音洛。中節之中，去聲。喜、怒、哀、樂，情也。其未發，則性也，無所偏倚，故謂之中。發皆中節，情之正也，無所乖戾，故謂之和。大本者，天命之性，天下之理皆由此出，道之體也。達道者，循性之謂，天下古今之所共由，道之用也。此言性情之德，以明道不可離之意。

● 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萬物育焉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

致，推而極之也。位者，安其所也。育者，遂其生也。自戒懼而約之，以至於至靜之中，無少偏倚，而其守不失，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。自謹獨而精之，以至於應物之處，無少差謬，而無適不然，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。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，吾之心正，則天地之心亦正矣，吾之氣順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。故其效驗至於如此。此學問之極功、聖人之能事，初非有待於外，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。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，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。故於此合而言之，以結上文之意。

第一章，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。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，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，次言存養省察之要，終言聖神功化之極。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，以去夫外誘之私，而充其本然之善，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。其下十章，蓋子思引夫子之言，以終此章之義。

第二章

- 仲尼曰：「君子中庸，小人反中庸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中庸者，不偏不倚、無過不及，而平常之理，乃天命所當然，精微之極致也。惟君子為能體之，小人反是。

- 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時中；小人之中庸也，小人而無忌憚也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

王肅本作「小人之反中庸也」，程子亦以為然。今從之。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，以其有君子之德，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。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，以其有小人之心，而又無所忌憚也。蓋中無定體，隨時而在，是乃平常之理也。君子知其在我，故能戒謹不睹、恐懼不聞，而無時不中。小人不知有此，則肆欲妄行，而無所忌憚矣。

第二章，此下十章，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。文雖不屬，而意實相承也。變和言庸者，游氏曰：「以性情言之，則曰中和，以德行言之，則曰中庸是也。」然中庸之中，實兼中和之義。

第三章

- 子曰：「中庸其至矣乎！民鮮能久矣！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鮮，上聲。下同。過則失中，不及則未至，故惟中庸之德為至。然亦人所同得，初無難事，但世教衰，民不興行，故鮮能之，今已久矣。論語無能字。

第四章

• 子曰：「道之不行也，我知之矣，知者過之，愚者不及也；道之不明也，我知之矣，賢者過之，不肖者不及也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知者之知，去聲。道者，天理之當然，中而已矣。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，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。知者知之過，既以道為不足行；愚者不及知，又不知所以行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。賢者行之過，既以道為不足知；不肖者不及行，又不求所以知，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。人莫不飲食也，鮮能知味也。道不可離，人自不察，是以有過不及之弊。

第五章

- 子曰：「道其不行矣夫！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夫，音扶。由不明，故不行。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，以起下章之意。

第六章

● 子曰：「舜其大知也與！舜好問而好察邇言，隱惡而揚善，執其兩端，用其中於民，其斯以為舜乎！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知，去聲。與，平聲。好，去聲。舜之所以為大知者，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。邇言者，淺近之言，猶必察焉，其無遺善可知。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，其善者則播而不匿，其廣大光明又如此，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。兩端，謂眾論不同之極致。蓋凡物皆有兩端，如小大厚薄之類，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，而量度以取中，然後用之，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。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，何以與此。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，而道之所以行也。

第七章

• 子曰：「人皆曰予知，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辟也。人皆曰予知，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予知之知，去聲。罟，音古。獲，胡化反。阱，才性反。辟，避同。期，居之反。罟，網也；獲，機檻也；陷阱，坑坎也；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。擇乎中庸，辨別眾理，以求所謂中庸，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。期月，匝一月也。言知禍而不知辟，以況能擇而不能守，皆不得為知也。承上章大知而言，又舉不明之端，以起下章也。

第八章

- 子曰：「回之為人也，擇乎中庸，得一善，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回，孔子弟子顏淵名。拳拳，奉持之貌。服，猶著也。膺，胸也。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，言能守也。顏子蓋真知之，故能擇能守如此，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，而道之所以明也。

第九章

- 子曰：「天下國家可均也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均，平治也。三者亦知仁勇之事，天下之至難也，然不必其合於中庸，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。若中庸，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，然非義精仁熟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，不能及也。三者難而易，中庸易而難，此民之所以鮮能也。亦承上章以起下章，

第十章

- 子路問強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子路，孔子弟子仲由也。子路好勇，故問強。

- 子曰：「南方之強與？北方之強與？抑而強與？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與，平聲。抑，語辭。而，汝也。

- 寬柔以教，不報無道，南方之強也，君子居之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寬柔以教，謂含容異順以誨人之不及也。不報無道，謂橫逆之來，直受之而不報也。南方風氣柔弱，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，君子之道也。

- 衽金革，死而不厭，北方之強也，而強者居之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衽，席也。金，戈兵之屬。革，甲冑之屬。北方風氣剛勁，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為強，強者之事也。

- 故君子和而不流，強哉矯！中立而不倚，強哉矯！國有道，不變塞焉，強哉矯！國無道，至死不變，強哉矯！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四者，汝之所當強也。矯，強貌。詩曰「矯矯虎

臣」是也。倚，偏著也。塞，未達也。國有道，不變未達之所守；國無道，不變平生之所守也。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，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，不能擇而守也。君子之強，孰大於是。夫子以是告子路者，所以抑其血氣之剛，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。

第十一章

- 子曰：「素隱行怪，後世有述焉，吾弗為之矣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素，按漢書當作索，蓋字之誤也。索隱行怪，言深求隱僻之理，而過為詭異之行也。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，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。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，行之過而不用其中，不當強而強者也，聖人豈為之哉！

- 君子遵道而行，半塗而廢，吾弗能已矣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遵道而行，則能擇乎善矣；半塗而廢，則力之不足也。此其知雖足以及之，而行有不逮，當強而不強者也。已，止也。聖人於此，非勉焉而不敢廢，蓋至誠無息，自有所不能止也。

- 君子依乎中庸，遯世不見知而不悔，唯聖者能之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

不為索隱行怪，則依乎中庸而已。不能半塗而廢，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。此中庸之成德，知之盡、仁之至、不賴勇而裕如者，正吾夫子之事，而猶不自居也。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。

子思所引夫子之言，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。蓋此篇大旨，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。故於篇首，即以大舜、顏淵、子路之事明之。舜，知也；顏淵，仁也；子路，勇也：三者廢其一，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。餘見第二十章，

第十二章

- 君子之道費而隱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費，符味反。費，用之廣也。隱，體之微也。

- 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；夫婦之不肖，可以能行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天地之大也，人猶有所憾。故君子語大，天下莫能載焉；語小，天下莫能破焉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與，去聲。君子之道，近自夫婦居室之間，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，其大無外，其小無內，可謂費矣。然其理之所以然，則隱而莫之見也。蓋可知可能者，道中之一事，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。則舉全體而言，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。侯氏曰：「聖人所不知，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；所不能，如孔子不得位、堯舜病博施之類。」愚謂人所憾於天地，如覆載生成之偏，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。

- 詩云：「鳶飛戾天，魚躍于淵。」言其上下察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鳶，余專反。詩大雅旱麓之篇。鳶，鷗類。戾，至也。察，著也。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，上下昭著，莫非此理之用，所謂費也。然其所以然者，則非見聞所及，所謂隱也。故程子曰：「此一節，子思喫緊為人處，活潑潑地，讀者其致思焉。」

- 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；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結上文。子思之言，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。
其下八章，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。

第十三章

- 子曰：「道不遠人。人之為道而遠人，不可以為道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道者，率性而已，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，故常不遠於人。若為道者，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，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，則非所以為道矣！

- 詩云：『伐柯伐柯，其則不遠。』執柯以伐柯，睨而視之，猶以為遠。故君子以人治人，改而止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詩豳風伐柯之篇。柯，斧柄。則，法也。睨，邪視也。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，彼柯長短之法，在此柯耳。然猶有彼此之別，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。若以人治人，則所以為人之道，各在當人之身，初無彼此之別。故君子之治人也，即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其人能改，即止不治。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。張子所謂「以眾人望人則易從」是也。

- 忠恕違道不遠，施諸己而不願，亦勿施於人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盡己之心為忠，推己及人為恕。違，去也，如春秋傳「齊師違穀七里」之違。言自此至彼，相去不遠，非背而去之之謂也。道，即其不遠人者是也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，忠恕之事也。以己之心度人之心，未嘗不同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。故己之所不欲，則勿以施之於人，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。張子所謂「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」是也。

● 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：所求乎子，以事父未能也；所求乎臣，以事君未能也；所求乎弟，以事兄未能也；所求乎朋友，先施之未能也。庸德之行，庸言之謹，有所不足，不敢不勉，有餘不敢盡；言顧行，行顧言，君子胡不慥慥爾！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

子、臣、弟、友，四字絕句。求，猶責也。道不遠人，凡己之所以責人者，皆道之所當然也，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。庸，平常也。行者，踐其實。謹者，擇其可。德不足而勉，則行益力；言有餘而詘，則謹益至。謹之至則言顧行矣；行之力則行顧言矣。慥慥，篤實貌。言君子之言行如此，豈不慥慥乎，贊美之也。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。張子所謂「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」是也。

第十三章，道不遠人者，夫婦所能，丘未能一者，聖人所不能，皆費也。而其所以然者，則至隱存焉。下章放此。

第十四章

- 君子素其位而行，不願乎其外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素，猶見在也。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，無慕乎其外之心也。

- 素富貴，行乎富貴；素貧賤，行乎貧賤；素夷狄，行乎夷狄；素患難，行乎患難；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難，去聲。此言素其位而行也。

- 在上位不陵下，在下位不援上，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。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援，平聲。此言不願乎其外也。

-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險以徼幸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易，去聲。易，平地也。居易，素位而行也。俟命，不願乎外也。徼，求也。幸，謂所不當得而得者。

- 子曰：「射有似乎君子；失諸正鵠，反求諸其身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正，音征。畫布曰正，棲皮曰鵠，皆侯之中，射之

的也。子思引此孔子之言，以結上文之意。第十四章，子思之言也。凡章首無「子曰」字者放此。

第十五章

- 君子之道，辟如行遠必自邇，辟如登高必自卑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辟、譬同。

- 詩曰：「妻子好合，如鼓瑟琴；兄弟既翕，和樂且耽；宜爾室家；樂爾妻帑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好，去聲。耽，詩作湛，亦音耽。樂，音洛。詩小雅常棣之篇。鼓瑟琴，和也。翕，亦合也。耽，亦樂也。帑，子孫也。

- 子曰：「父母其順矣乎！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：人能 and 於妻子，宜於兄弟如此，則父母其安樂之矣。子思引詩及此語，以明行遠自邇、登高自卑之意。

第十六章

- 子曰：「鬼神之為德，其盛矣乎！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程子曰：「鬼神，天地之功用，而造化之跡也。」張子曰：「鬼神者，二氣之良能也。」愚謂以二氣言，則鬼者陰之靈也，神者陽之靈也。以一氣言，則至而伸者為神，反而歸者為鬼，其實一物而已。為德，猶言性情功效。

- 視之而弗見，聽之而弗聞，體物而不可遺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鬼神無形與聲，然物之終始，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，是其為物之體，而物所不能遺也。其言體物，猶易所謂幹事。

-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，以承祭祀。洋洋乎！如在其上，如在其左右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齊之為言齊也，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。明，猶潔也。洋洋，流動充滿之意。能使人畏敬奉承，而發見昭著如此，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。孔子曰：「其氣發揚于上，為昭明焄蒿悽愴。此百物之精也，神之著也」，正謂此爾。

- 詩曰：『神之格思，不可度思！矧可射思！』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射，音亦，詩作斲。詩大雅抑之篇。格，來也。矧，況也。射，厭也，言厭怠而不敬也。思，語辭。

- 夫微之顯，誠之不可揜如此夫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

夫，音扶。誠者，真實無妄之謂。陰陽合散，無非實者。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。

第十六章，不見不聞，隱也。體物如在，則亦費矣。此前三章，以其費之小者而言。此後三章，以其費之大者而言。此一章，兼費隱、包大小而言。

第十七章

● 子曰：「舜其大孝也與！德為聖人，尊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與，平聲。子孫，謂虞思、陳胡公之屬。

● 故大德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舜年百有十歲。

● 故天之生物，必因其材而篤焉。故栽者培之，傾者覆之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材，質也。篤，厚也。栽，植也。氣至而滋息為培。氣反而游散則覆。

● 詩曰：『嘉樂君子，憲憲令德！宜民宜人；受祿于天；保佑命之，自天申之！』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詩大雅假樂之篇。假，當依此作嘉。憲，當依詩作顯。申，重也。

● 故大德者必受命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受命者，受天命為天子也。第十七章，此由庸行之

常，推之以極其至，見道之用廣也。而其所以然者，則為體微矣。後二章亦此意。

第十八章

• 子曰：「無憂者其惟文王乎！以王季為父，以武王為子，父作之，子述之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言文王之事。書言「王季其勤王家」，蓋其所作，亦積功累仁之事也。

• 武王繼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緒。壹戎衣而有天下，身不失天下之顯名。尊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內。宗廟饗之，子孫保之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大，音泰，下同。此言武王之事。繼，繼也。大王，王季之父也。書云：「大王肇基王跡。」詩云「至于大王，實始翦商。」緒，業也。戎衣，甲冑之屬。壹戎衣，武成文，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。

• 武王末受命，周公成文武之德，追王大王、王季，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。斯禮也，達乎諸侯大夫，及士庶人。父為大夫，子為士；葬以大夫，祭以士。父為士，子為大夫；葬以士，祭以大夫。期之喪達乎大夫，三年之喪達乎天子，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追王之王，去聲。此言周公之事。末，猶老也。追王，蓋推文武之意，以及乎王跡之所起也。先公，組紂以上至后稷也。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，又推大王、王季之意，以及於無窮也。制為禮法，以及天下，使葬用死者之爵，祭用生者之祿。喪服自期以下，諸侯絕；大夫降；而父母之喪，上下同之，推己以及人也。

第十九章

- 子曰：「武王、周公，其達孝矣乎！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達，通也。承上章而言武王、周公之孝，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，猶孟子之言達尊也。

- 夫孝者：善繼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者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上章言武王繼大王、王季、文王之緒以有天下，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，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，通於上下者言之。

- 春秋修其祖廟，陳其宗器，設其裳衣，薦其時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祖廟：天子七，諸侯五，大夫三，適士二，官師一。宗器，先世所藏之重器；若周之赤刀、大訓、天球、河圖之屬也。裳衣，先祖之遺衣服，祭則設之以授尸也。時食，四時之食，各有其物，如春行羔、豚、膳、膏、香之類是也。

- 宗廟之禮，所以序昭穆也；序爵，所以辨貴賤也；序事，所以辨賢也；旅酬下為上，所以逮賤也；燕毛，所以序齒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昭，如字。為，去聲。宗廟之次：左為昭，右為穆，而子孫亦以為序。有事於太廟，則子姓、兄弟、群昭、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。爵，公、侯、卿、大夫也。事，宗祝有司之職事也。旅，眾也。酬，導

飲也。旅酬之禮，賓弟子、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。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，故逮及賤者，使亦得以申其敬也。燕毛，祭畢而燕，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，為坐次也。齒，年數也。

● 踐其位，行其禮，奏其樂，敬其所尊，愛其所親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孝之至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踐，猶履也。其，指先王也。所尊所親，先王之祖考、子孫、臣庶也。始死謂之死，既葬則曰反而亡焉，皆指先王也。此結上文兩節，皆繼志述事之意也。

● 郊社之禮，所以事上帝也，宗廟之禮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明乎郊社之禮、禘嘗之義，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郊，祀天。社，祭地。不言后土者，省文也。禘，天子宗廟之大祭，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，而以太祖配之也。嘗，秋祭也。四時皆祭，舉其一耳。禮必有義，對舉之，互文也。示，與視同。視諸掌，言易見也。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，記有詳略耳。

第二十章

- 哀公問政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哀公，魯君，名蔣。

- 子曰：「文武之政，布在方策。其人存，則其政舉；其人亡，則其政息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方，版也。策，簡也。息，猶滅也。有是君，有是臣，則有是政矣。

- 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。夫政也者，蒲盧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夫，音扶。敏，速也。蒲盧，沈括以為蒲葦是也。以人立政，猶以地種樹，其成速矣，而蒲葦又易生之物，其成尤速也。言人存政舉，其易如此。

- 故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脩身以道，脩道以仁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。為政在人，家語作「為政在於得人」，語意尤備。人，謂賢臣。身，指君身。道者，天下之達道。仁者，天地生物之心，而人得以生者，所謂元者善之長也。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，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。能仁其身，則有君有臣，而政無不舉矣。

- 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；義者宜也，尊賢為大；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禮所生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殺，去聲。人，指人身而言。具此生理，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，深體味之可見。宜者，分別事理，各有所宜也。禮，則節文斯二者而已。

- 在下位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！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鄭氏曰：「此句在下，誤重在此。」

-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；思脩身，不可以不事親；思事親，不可以不知人；思知人，不可以不知天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為政在人，取人以身，故不可以不脩身。脩身以道，脩道以仁，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。欲盡親親之仁，必由尊賢之義，故又當知人。親親之殺，尊賢之等，皆天理也，故又當知天。

- 天下之達道五，所以行之者三：曰君臣也，父子也，夫婦也，昆弟也，朋友之交也；五者天下之達道也。知、仁、勇三者，天下之達德也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知，去聲。達道者，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，即書所謂五典，孟子所謂「父子有親、君臣有義、夫婦有別、長幼有序、朋友有信」是也。知，所以知此也；仁，所以體此也；勇，所以強此也；謂之達德者，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。一則誠而已矣。達道雖人所共由，然無是三德，則無以行之；達德雖人所同得，然一有不誠，則人欲問之，而德非其德矣。程子曰：「所謂誠者，止是誠實此三者。三者之外，更別無誠。」

● 或生而知之，或學而知之，或困而知之，及其知之一也；或安而行之，或利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強，上聲。知之者之所知，行之者之所行，謂達道也。以其分而言：則所以知者知也，所以行者仁也，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。以其等而言：則生知安行者知也，學知利行者仁也，困知勉行者勇也。蓋人性雖無不善，而氣稟有不同者，故聞道有蚤莫，行道有難易，然能自強不息，則其至一也。呂氏曰：「所入之塗雖異，而所至之域則同，此所以為中庸。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，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，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。」

● 子曰：「好學近乎知，力行近乎仁，知恥近乎勇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『子曰』二字衍文。好近乎知之知，並去聲。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。通上文三知為知，三行為仁，則此三近者，勇之次也。呂氏曰：「愚者自是而不求，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，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。故好學非知，然足以破愚；力行非仁，然足以忘私；知恥非勇，然足以起懦。」

● 知斯三者，則知所以脩身；知所以脩身，則知所以治人；知所以治人，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斯三者，指三近而言。人者，對己之稱。天下國家，則盡乎人矣。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，起下文九經之端也。

●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曰：脩身也，尊賢也，親親也，敬大臣也，體群臣也，子庶民也，來百工也，柔遠人也，懷諸侯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經，常也。體，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。子，如父母之愛其子也。柔遠人，所謂無忘賓旅者也。此列九經之目也。呂氏曰：「天下國家之本在身，故脩身為九經之本。然必親師取友，然後脩身之道進，故尊賢次之。道之所進，莫先其家，故親親次之。由家以及朝廷，故敬大臣、體群臣次之。由朝廷以及其國，故子庶民、來百工次之。由其國以及天下，故柔遠人、懷諸侯次之。此九經之序也。」視群臣猶吾四體，視百姓猶吾子，此視臣視民之別也。

● 脩身則道立，尊賢則不惑，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，敬大臣則不眩，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，子庶民則百姓勸，來百工則財用足，柔遠人則四方歸之，懷諸侯則天下畏之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言九經之效也。道立，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，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。不惑，謂不疑於理。不眩，謂不迷於事。敬大臣則信任專，而小臣不得以間之，故臨事而不眩也。來百工則通功易事，農末相資，故財用足。柔遠人，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，故四方歸。懷諸侯，則德之所施者博，而威之所制者廣矣，故曰天下畏之。

● 齊明盛服，非禮不動，所以脩身也；去讒遠色，賤貨而貴德，所以勸賢也；尊其位，重其祿，同其好惡，所以勸親親也；官盛任使，所以勸大臣也；忠信重祿，所以勸士也；時使薄斂，所以勸百姓也；日省月試，既稟稱事，所以勸百工也；送往迎來，嘉善而矜不能，所以柔遠人也；繼絕世，舉廢國，治亂持危，朝聘以時，厚往而薄來，所以懷諸侯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去，上聲。遠、好、惡、斂，並去聲。既，許氣反。稟，彼錦、力錦二反。稱，去聲。朝，音潮。此言九經之事也。官盛任使，謂官屬眾盛，足任使令也，蓋大臣不當親細事，故所以優之者如此。忠信重

祿，謂待之誠而養之厚，蓋以身體之，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。既，讀曰餽。餽稟，稍食也。稱事，如周禮稿人職，曰「考其弓弩，以上下其食」是也。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，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。朝，謂諸侯見於天子。聘，謂諸侯使大夫來獻。王制「比年一小聘，三年一大聘，五年一朝」。厚往薄來，謂燕賜厚而納貢薄。

- **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，所以行之者一也。**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一者，誠也。一有不誠，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，此九經之實也。

- **凡事豫則立，不豫則廢。言前定則不跲，事前定則不困，行前定則不疚，道前定則不窮。**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行，去聲。凡事，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。豫，素定也。跲，躓也。疚，病也。此承上文，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，如下文所推是也。

- **在下位不獲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；獲乎上有道：不信乎朋友，不獲乎上矣；信乎朋友有道：不順乎親，不信乎朋友矣；順乎親有道：反諸身不誠，不順乎親矣；誠身有道：不明乎善，不誠乎身矣。**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又以在下位者，推言素定之意。反諸身不誠，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，未能真實而無妄也。不明乎善，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，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。

- **誠者，天之道也；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。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**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中，並去聲。此承上文誠身而言。誠者，真實無妄之謂，天理之本然也。誠之者，未能真實無妄，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，人事之當然也。聖人之德，渾然天理，真實無妄，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，則亦天之道也。未至於聖，則不能無人欲之私，而其為德不能皆實。故未能不思而得，則必擇善，然後可以明善；未能不勉而中，則必固執，然後可以誠身，此則所謂人之道也。不思而得，生知也。不勉而中，安行也。擇善，學知以下之事。固執，利行以下之事也。

- 博學之，審問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篤行之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誠之之目也。學、問、思、辨，所以擇善而為知，學而知也。篤行，所以固執而為仁，利而行也。程子曰：「五者廢其一，非學也。」

- 有弗學，學之弗能弗措也；有弗問，問之弗知弗措也；有弗思，思之弗得弗措也；有弗辨，辨之弗明弗措也；有弗行，行之弗篤弗措也；人一能之己百之，人十能之己千之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君子之學，不為則已，為則必要其成，故常百倍其功。此困而知，勉而行者也，勇之事也。

- 果能此道矣，雖愚必明，雖柔必強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

明者擇善之功，強者固執之效。呂氏曰：「君子所以學

者，為能變化氣質而已。德勝氣質，則愚者可進於明，柔者可進於強。不能勝之，則雖有志於學，亦愚不能明，柔不能立而已矣。蓋均善而無惡者，性也，人所同也；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，才也，人所異也。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。夫以不美之質，求變而美，非百倍其功，不足以致之。今以鹵莽滅裂之學，或作或輟，以變其不美之質，及不能變，則曰天質不美，非學所能變。是果於自棄，其為不仁甚矣！」

第二十章，此引孔子之言，以繼大舜、文、武、周公之緒，明其所傳之一致，舉而措之，亦猶是耳。蓋包費隱、兼小大，以終十二章之意。章內語誠始詳，而所謂誠者，實此篇之樞紐也。又按：孔子家語，亦載此章，而其文尤詳。「成功一也」之下，有「公曰：子之言美矣！至矣！寡人實固，不足以成之也」。故其下復以「子曰」起答辭。今無此問辭，而猶有「子曰」二字；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，而所刪有不盡者，今當為衍文也。「博學之」以下，家語無之，意彼有闕文，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？

第二十一章

- 自誠明，謂之性；自明誠，謂之教。誠則明矣，明則誠矣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

自，由也。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，聖人之德。所性而有者也，天道也。先明乎善，而後能實其善者，賢人之學。由教而入者也，人道也。誠則無不明矣，明則可以至於誠矣。

第二十一章，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、人道之意而立言也。自此以下十二章，皆子思之言，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。

第二十二章

● 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；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；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；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；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與天地參矣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天下至誠，謂聖人之德之實，天下莫能加也。盡其性者德無不實，故無人欲之私，而天命之在我者，察之由之，巨細精粗，無毫髮之不盡也。人物之性，亦我之性，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。能盡之者，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。贊，猶助也。與天地參，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。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。第二十二章，言天道也。

第二十三章

• 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其次，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。致，推致也。曲，一偏也。形者，積中而發外。著，則又加顯矣。明，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。動者，誠能動物。變者，物從而變。化，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。蓋人之性無不同，而氣則有異，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。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，而悉推致之，以各造其極也。曲無不致，則德無不實，而形、著、動、變之功自不能已。積而至於能化，則其至誠之妙，亦不異於聖人矣。第二十三章，言人道也。

第二十四章

● 至誠之道，可以前知。國家將興，必有禎祥；國家將亡，必有妖孽；見乎蓍龜，動乎四體。禍福將至：善，必先知之；不善，必先知之。故至誠如神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見，音現。禎祥者，福之兆。妖孽者，禍之萌。蓍，所以筮。龜，所以卜。四體，謂動作威儀之間，如執玉高卑，其容俯仰之類。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。然惟誠之至極，而無一毫私偽留於心目之間者，乃能有以察其幾焉。神，謂鬼神。第二十四章，言天道也。

第二十五章

- 誠者自成也，而道自道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道也之道，音導。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，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。誠以心言，本也；道以理言，用也。

- 誠者物之終始，不誠無物。是故君子誠之為貴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天下之物，皆實理之所為，故必得是理，然後有是物。所得之理既盡，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。故人心一有不實，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，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。蓋人心能無不實，乃為有以自成，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。

-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，所以成物也。成己，仁也；成物，知也。性之德也，合外內之道也，故時措之宜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知，去聲。誠雖所以成己，然既有以自成，則自然及物，而道亦行於彼矣。仁者體之存，知者用之發，是皆吾性之固有，而無內外之殊。既得於己，則見於事者，以時措之，而皆得其宜也。第二十五章，言人道也。

第二十六章

- 故至誠無息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既無虛假，自無間斷。

- 不息則久，久則徵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久，常於中也。徵，驗於外也。

- 徵則悠遠，悠遠則博厚，博厚則高明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。鄭氏所謂『至誠之德，著於四方』者是也。存諸中者既久，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。悠遠，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；博厚，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。

- 博厚，所以載物也；高明，所以覆物也；悠久，所以成物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悠久，即悠遠，兼內外而言之也。本以悠遠致高厚，而高厚又悠久也。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。

- 博厚配地，高明配天，悠久無疆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。

- 如此者，不見而章，不動而變，無為而成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見，音現。見，猶示也。不見而章，以配地而言也。不動而變，以配天而言也。無為而成，以無疆而言也。

- 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：其為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以下，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。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，不過曰誠而已。不貳，所以誠也。誠故不息，而生物之多，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

- 天地之道：博也，厚也，高也，明也，悠也，久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言天地之道，誠一不貳，故能各極所盛，而有下文生物之功。今夫天，斯昭昭之多，及其無窮也，日月星辰繫焉，萬物覆焉。

● 今夫地，一撮土之多，及其廣厚，載華嶽而不重，振河海而不洩，萬物載焉。今夫山，一卷石之多，及其廣大，草木生之，禽獸居之，寶藏興焉。今夫水，一勺之多，及其不測，黿鼉、蛟龍、魚鱉生焉，貨財殖焉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夫，音扶。華、藏，並去聲。卷，平聲。勺，市若反。昭昭，猶耿耿，小明也。此指其一處而言之。及其無窮，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，蓋舉全體而言也。振，收也。卷，區也。此四條，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。然天、地、山、川，實非由積累而後大，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。

● 詩云：「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！」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。「於乎不顯！文王之德之純！」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，純亦不已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於，音烏。乎，音呼。詩周頌維天之命篇。於，歎辭。穆，深遠也。不顯，猶言豈不顯也。純，純一不雜也。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。程子曰：「天道不已，文王純於天道，亦不已。純則無二無雜，不已則無間斷先後。」第二十六章，言天道也。

第二十七章

- 大哉聖人之道！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包下文兩節而言。

- 洋洋乎！發育萬物，峻極于天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峻，高大也。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。

- 優優大哉！禮儀三百，威儀三千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優優，充足有餘之意。禮儀，經禮也。威儀，曲禮也。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。

- 待其人而後行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總結上兩節。

- 故曰苟不至德，至道不凝焉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至德，謂其人。至道，指上兩節而言也。凝，聚也，成也。

●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致廣大而盡精微，極高明而道中庸。溫故而知新，敦厚以崇禮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尊者，恭敬奉持之意。德性者，吾所受於天之正理。道，由也。溫，猶燂溫之溫，謂故學之矣，復時習之也。敦，加厚也。尊德性，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。道問學，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。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，涵泳乎其所已知。敦篤乎其所已能，此皆存心之屬也。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，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，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，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，此皆致知之屬也。蓋非存心無以致知，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。故此五句，大小相資，首尾相應，聖賢所示入德之方，莫詳於此，學者宜盡心焉。

● 是故居上不驕，為下不倍，國有道其言足以興，國無道其默足以容。詩曰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」，其此之謂與！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倍，與背同。與，平聲。興，謂興起在位也。詩大雅烝民之篇。第二十七章，言人道也。

第二十八章

• 子曰：「愚而好自用，賤而好自專，生乎今之世，反古之道。如此者，裁及其身者也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好，去聲。裁，古灾字。以上孔子之言，子思引之。反，復也。

• 非天子，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以下，子思之言。禮，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。度，品制。文，書名。

• 今天下車同軌，書同文，行同倫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行，去聲。今，子思自謂當時也。軌，轍跡之度。倫，次序之體。三者皆同，言天下一統也。

• 雖有其位，苟無其德，不敢作禮樂焉；雖有其德，苟無其位，亦不敢作禮樂焉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鄭氏曰：「言作禮樂者，必聖人在天子之位。」

• 子曰：「吾說夏禮，杞不足徵也；吾學殷禮，有宋存焉；吾學周禮，今用之，吾從周。」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又引孔子之言。杞，夏之後。徵，證也。宋，殷之後。三代之禮，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；但夏禮既不可考證，殷禮雖存，又非當世之法，惟周禮乃時王之制，今日所用。孔子既不得位，則從周而已。第二十八章，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，亦人道也。

第二十九章

- 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！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王，去聲。呂氏曰：「三重，謂議禮、制度、考文。惟天子得以行之，則國不異政，家不殊俗，而人得寡過矣。」

- 上焉者雖善無徵，無徵不信，不信民弗從；下焉者雖善不尊，不尊不信，不信民弗從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上焉者，謂時王以前，如夏、商之禮雖善，而皆不可考。下焉者，謂聖人在下，如孔子雖善於禮，而不在尊位也。

- 故君子之道：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此君子，指王天下者而言。其道，即議禮、制度、考文之事也。本諸身，有其德也。徵諸庶民，驗其所信從也。建，立也，立於此而參於彼也。天地者，道也。

- 鬼神者，造化之跡也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所謂聖人復起，不易吾言者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；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知天知人，知其理也。

-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動，兼言行而言。道，兼法則而言。法，法度也。則，準則也。

- 詩曰：「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；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！」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惡，去聲。射，音妒，詩作斲。詩周頌振鷺之篇。射，厭也。所謂此者，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。第二十九章，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，亦人道也。

第三十章

- 仲尼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；上律天時，下襲水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祖述者，遠宗其道。憲章者，近守其法。律天時者，法其自然之運。襲水土者，因其一定之理。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。

-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，無不覆幬，辟如四時之錯行，如日月之代明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辟，音譬。幬，徒報反。錯，猶迭也。此言聖人之德。

-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，道並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悖，猶背也。天覆地載，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；四時日月，錯行代明而不相悖。所以不害不悖者，小德之川流；所以並育並行者，大德之敦化。小德者，全體之分；大德者，萬殊之本。川流者，如川之流，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。敦化者，敦厚其化，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。此言天地之道，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。第三十章，言天道也。

第三十一章

● 唯天下至聖，為能聰明睿知，足以有臨也；寬裕溫柔，足以有容也；發強剛毅，足以有執也；齊莊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別也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知，去聲。齊，側皆反。別，彼列反。聰明睿知，生知之質。臨，謂居上而臨下也。其下四者，乃仁義禮知之德。文，文章也。理，條理也。密，詳細也。察，明辯也。

● 溥博淵泉，而時出之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溥博，周遍而廣闊也。淵泉，靜深而有本也。出，發見也。言五者之德，充積於中，而以時發見於外也。

● 溥博如天，淵泉如淵。見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說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見，音現。說，音悅。言其充積極其盛，而發見當其可也。

●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，施及蠻貊；舟車所至，人力所通；天之所覆，地之所載，日月所照，霜露所墜；凡有血氣者，莫不尊親，故曰配天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施，去聲。墜，音墜。舟車所至以下，蓋極言之。配天，言其德之所及，廣大如天也。第三十一章，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，亦天道也。

第三十二章

● 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夫，音扶。焉，於虔反。經，綸，皆治絲之事。經者，理其緒而分之；綸者，比其類而合之也。經，常也。大經者，五品之人倫。大本者，所性之全體也。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，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，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，所謂經綸之也。其於所性之全體，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，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，所謂立之也。其於天地之化育，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，非但聞見之知而已。此皆至誠無妄，自然之功用，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。

● 肫肫其仁！淵淵其淵！浩浩其天！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肫肫，懇至貌，以經綸而言也。淵淵，靜深貌，以立本而言也。浩浩，廣大貌，以知化而言也。其淵其天，則非特知之而已。

●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

聖知之知，去聲。固，猶實也。鄭氏曰：「惟聖人能知聖人也。」

第三十二章，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，亦天道也。前章言至聖之德，此章言至誠之道。然至誠之道，非至聖不能知；至聖之德，非至誠不能為，則亦非二物矣。此篇言聖人

天道之極致，至此而無以加矣。

第三十三章

● 詩曰「衣錦尚絅」，惡其文之著也。故君子之道，闇然而日章；小人之道，的然而日亡。君子之道：淡而不厭，簡而文，溫而理，知遠之近，知風之自，知微之顯，可與入德矣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衣，去聲。惡，去聲。前章言聖人之德，極其盛矣。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，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。詩國風衛碩人、鄭之丰，皆作「衣錦褰衣」。褰、絅同。褌衣也。尚，加也。古之學者為己，故其立心如此。尚絅故闇然，衣錦故有日章之實。淡、簡、溫，絅之襲於外也；不厭而文且理焉，錦之美在中也。小人反是，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，是以的然而日亡也。遠之近，見於彼者由於此也。風之自，著乎外者本乎內也。微之顯，有諸內者形諸外也。有為己之心，而又知此三者，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。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。

● 詩云：「潛雖伏矣，亦孔之昭！」故君子內省不疚，無惡於志。君子之所不可及者，其唯人之所不見乎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惡，去聲。詩小雅正月之篇。承上文言「莫見乎隱、莫顯乎微」也。疚，病也。無惡於志，猶言無愧於心，此君子謹獨之事也。

● 詩云：「相在爾室，尚不愧于屋漏。」故君子不動而敬，不言而信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相，去聲。詩大雅抑之篇。相，視也。屋漏，室西北隅也。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，無時不然，不待言動而後敬信，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。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。

● 詩曰：「奏假無言，時靡有爭。」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，不怒而民威於鈇鉞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鈇，音夫。詩商頌烈祖之篇。奏，進也。承上文而遂及其效，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，極其誠敬，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。威，畏也。鈇，莖斫刀也。鉞，斧也。

● 詩曰：「不顯惟德！百辟其刑之。」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。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詩周頌烈文之篇。不顯，說見二十六章，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。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，而諸侯法之，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。篤，厚也。篤恭，言不顯其敬也。篤恭而天下平，乃聖人至德淵微，自然之應，中庸之極功也。

● 詩云：「予懷明德，不大聲以色。」子曰：「聲色之於以化民，末也。」詩曰：「德輶如毛」，毛猶有倫。「上天之載，無聲無臭」，至矣！

朱熹《中庸章句》：

詩大雅皇矣之篇。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，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。又引孔子之言，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，今但言不大之而已，則猶有聲色者存，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。不若烝民之詩所言「德輶如毛」，則庶乎可以形容矣，而又自以為謂之毛，則猶有可比者，是亦未盡其妙。不若文王之詩所言「上天之事，無聲無臭」，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。蓋聲臭有氣無形，在物最為微妙，而猶曰無之，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。非此德之外，又別有是三等，然後為至也。

第三十三章，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，反求其本，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，推而言之，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。又贊其妙，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。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，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，至深切矣，學者其可不盡心乎！

中庸章句序

胡炳文曰：「大學中不出性字，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；中庸中不出心字，故此序言心詳焉。」

中庸何為而作也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。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，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，其見於經則「允執厥中」者，堯之所以授舜也；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，惟精惟一，允執厥中」¹者，舜之所以授禹也。堯之一言，至矣，盡矣！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，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，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。²

蓋嘗論之：心之虛靈知覺³，一而已矣，而以為有人心、道心之異者，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，或原於性命之正⁴，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，或微妙而難見耳⁵。然人莫不有是形，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，亦莫不有是性，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，二者雜於方寸之間，而不知所以治之，則危者愈危，微者愈微⁶，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。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，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。從事於斯，無少間斷，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，而人心每聽命焉⁷，則危者安、微者著，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。

夫堯、舜、禹，天下之大聖也。以天下相傳，天下之大事也。以天下之大聖，行天下之大事，而其授受之際，丁寧告戒，不過如此，則天下之理，豈有以加於此哉？自是以來，聖聖相承：若成湯、文、武之為君，皋陶、伊、

¹ 程若庸曰：「人生而靜氣，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，但謂之心而已。感物而動，始有人心、道心之分焉，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。」

² 胡炳文曰：「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，堯授舜曰『允執厥中』如夫子語曾子『以一貫』。舜必由精而後執中，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。」

³ 程若庸曰：「虛靈心之體，知覺心之用。」

⁴ 朱熹曰：「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，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。」

⁵ 《朱子語錄》：「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，易流於不好耳。微者難明，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，有時又不見了。」

⁶ 陳櫟曰：「危愈危流於惡，微愈微幾於無。」

⁷ 《朱子語錄》：「問人心可無否？曰如何無得，但以道心為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。」

傳、周、召之為臣，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，若吾夫子，則雖不得其位，而所以繼往聖、開來學，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。

然當是時，見而知之者，惟顏氏、曾氏之傳得其宗。及曾氏之再傳，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，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。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，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，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，更互演繹，作為此書，以詔後之學者。蓋其憂之也深，故其言之也切；其慮之也遠，故其說之也詳。其曰「天命率性」，則道心之謂也；其曰「擇善固執」，則精一之謂也；其曰「君子時中」，則執中之謂也。世之相後，千有餘年，而其言之不異，如合符節。歷選前聖之書，所以提挈綱維，開示蘊奧，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。

自是而又再傳，以得孟氏，為能推明是書，以承先聖之統，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。則吾道之所寄，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，而異端之說，日新月盛，以至於老佛之徒出，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。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，故程夫子兄弟者出，得有所考，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；得有所據，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。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，而微程夫子，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。惜乎！其所以為說者不傳，而凡石氏之所輯錄，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，是以大義雖明，而微言未析。至其門人所自為說，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，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，亦有之矣。

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，沈潛反覆，蓋亦有年，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，然後乃敢會眾說而折其中，既為定著章句一篇，以俟後之君子，而一二同志。復取石氏書，刪其繁亂，名以輯略，且記所嘗論辯取捨之意，別為或問，以附其後。然後此書之旨，支分節解，脈絡貫通、詳略相因、巨細畢舉，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，亦得以曲暢旁通，而各極其趣。雖於道統之傳，不敢妄議，然初學之士，或有取焉，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。

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⁸，新安朱熹序

⁸ 公時年六十。